

國學基
本叢書

陸宣公奏議

卷之十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叢本基學國

議奏公宣陸

著費陸



行發館書印務商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偁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國家圖書館



003121468

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章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舞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章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詰伸之爲典。諷俾標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詰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諱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加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諂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進呈唐陸贄奏議劄子

宋蘇軾撰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李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畫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擬陸宣公從祀廟庭說

譚昌言

傳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自惟大聖斯具太和四科諸哲未聞兼美下此惟言行合轍不媿聖人之徒然而求於古人亦云難矣漢儒以註疏宋儒以講習並列學宮其間覈實者或有遺議若范文正蘇文忠文信國則多有擬祀者諸葛武侯岳武穆亦有以不必儒而擬祀者皆不謬於聖人之公是者也惟賈太傅陸宣公未有特擬二公皆言本仁義陸象山所謂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某是就仁義上說事也太傅無論千言治策三論過秦爲漢朝第一文學卽梁王墮馬賦鵬自傷無媿冉顏之制行矣新舊唐史著宣公出入艱阻小心精潔又謂其論諫數千百篇譏陳時病病如丹青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印合道真踐履無媿龜山謂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蓋聖賢德義中最上一流人昔人稱其有董子之經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名實而不淪於刻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又或稱其奏議爲仁義百篇唐孟子非過也合而論之賈勝董而陸又勝賈孔庭一席並不容少宣公歿三百年而蘇文忠始請進講奏議故顧東江詩有云一自貞元仇正論直從元祐講遺編今無復文忠者起而議其廟祀故宋黃先生幹詩有云莫是生平太忠觀至今猶斥學宮前可感也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禮部奏議覆御史吳傑奏請陸贄從祀文廟一摺。唐臣陸贄。明體達用。學術精粹。其論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凡所敷陳。悉原經術。綜其平生。推賢讓能。舉直錯枉。正以守己。忠以事君。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雍正年間。有旨褒其勳業。稱爲千古名臣。洵能遠契心傳。有功正學。近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尙書湯斌。及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呂坤。從祀東西兩廡。陸贄亦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隋臣王通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欽此。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目錄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城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缺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宜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暎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奏議寶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一

番禺汪銘謙益齋編輯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之良將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討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耗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蓄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謀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携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於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鷓鴣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

引任司馬
木成堂見
善筆達
44
木成堂見
善筆達
44

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笮肉捶骨呻吟里閩送父別夫號呼道跡杼柚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青趙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命之專征抱真李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圍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機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帥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是再穩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

出山西有道
為太行山
山黃城內
河澤水

女育切身
出也(惡)
也 北也 端

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倘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剋遼，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潞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弼，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邪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常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網，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

之圍李凡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紱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殲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益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

漢時印言
忠刻者也
文

千水名
原出漢
山之沂

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致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誠以勇智志期有爲，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治內震外，莫改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古人所謂愚失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嶮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賈。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

合、故也
却

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鄂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蠶。舉國來寇。志吞嚙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紓。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嚼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擘。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兇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

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也。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廩，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慮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

德音勞徠幾旬。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卽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抽貫。貸商。點名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靡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蹶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

3/4 8/12

速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易怒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慮。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携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悔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佑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

言
也

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紀。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貼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事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勸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厲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熟計。捨己以從衆。遠欲以遵道。遠儉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斯道易知。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闢丕圖。况陛下稟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

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往萬遭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邊滌祿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釁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貼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恤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惟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

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讎。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訴。合易怨。謗爲謳歌。決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見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謹奏。

○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奉詔問。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懼懼血誠。敢願披瀝。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嗵嗵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是以古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策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尙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

明照俸日月。然猶兢兢畏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治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章。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謠。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太宗。推心與人。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亦宜。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近者畏懾。而偷容。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踟躕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

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將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爲過矣衆庶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故馭之以智則許示之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則下從上施則下報若響應聲若影從表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

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頌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爲君子遂非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尙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面折廷爭者明言獎納上封獻議者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休烈耿光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

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夫人之常情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於以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聘辯絃聰。明厲嚴威。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悻。令而不見從。則

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故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漢武帝難公孫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變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尙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者也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則怨讎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

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輕重自辨如水鏡之設妍媸自彰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常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未嘗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禮祀。中區多梗。大愆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衆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最神聖者。天下尊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惟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怪而不革。反欲加元號。以收實惠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

25
12
29/8

王遣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誠發於中，不復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25
12

9
28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吳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誦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變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暨又有顛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以紓多難而收羣心，惟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癥痕。使天下聞之，靡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順心，心必副事。

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慎。罄輸懇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詎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遭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奉天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於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視懼之至。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尙廉。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

26/12

30/8

25/12

2/8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楨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稅賦當委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勝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懼生。歛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能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非其殷鑒歟。非徒人散而已。亦將有締姦鼓亂。千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

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幸。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以成得。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悉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貴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慙少失多。廉買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奉天論解蕭復狀

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

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容詰。孰敢面譴。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置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遺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遑。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

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如何。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行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愼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成歲增策勳。日廣賦稅。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與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惟繫於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

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籠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若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監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充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願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直辨。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不敢冒行所恥。惟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設是以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陛下何疾焉。聖旨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也。若以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益著，損彼名而名愈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臣以戀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古人有言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肆情違憾，以至失中違道者哉。臣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

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詩。非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虜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惟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

興元論解蕭復狀

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在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

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事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混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斂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憫。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禺禺。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倘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機。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疏黜績。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

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齡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雖冠讐化爲心膂矣意不親雖骨肉結爲仇讐矣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虛襟坦懷不疑不滯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容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既杜出入勢同狴牢死生莫測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希望風旨惟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穀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紘忠良見忌之冤糾阿諛不實之罪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

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惟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
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猘兪迭屠，關輔郊畿，豺狼難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
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
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
皇跡涉，疑似亦望於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
以職，賈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
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深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
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願陛下以
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
福，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
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
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曠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
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

與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旣姦且驕。曷望成績。非惟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傳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促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觀機若瞋。避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和風旣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

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既牽於利害之情又迫於單乏之急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乘其西北李晟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日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謹冒昧以聞

與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經綸之術豈不謬哉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容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

此會我
後之注

8
10

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當令智者聘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物情。其契在通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倘蒙究思。或有可取。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功。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愆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暑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覓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建功拯厄。未必皆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劄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容。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非小所宜速

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以聞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况及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慍者多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常安能勿踰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尙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倘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諭發日狀

先願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

雲尙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關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協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侵。羣峰澍流。巨石崩奔。旬般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邁歿。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尙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又或霪滯更深。谿谷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愧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今臣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倘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寔冀昭納。謹奏。

○ 請釋趙貴先罪狀

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於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糜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

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主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土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

論替換李楚琳狀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瀆。既屬多虞。不遑致討。分之以旄鉞。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惟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議者謂之

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是乃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旣升勢自踰躡。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并隴鎮壓於其西。邪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縱令躡躡。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過止。錄功擣勤。數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蠶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鄴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敢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繼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倍甚。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

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變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勢之危迫。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剿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惡。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凶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鷄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覺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治。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尙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惡之靡格。於是發騎士以徂征。於北命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壑居於禁闈。獍獠擇肉於馳道。河朔間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儻。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惟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固當去其所畏。給其

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亦未之有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寶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覺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叱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得無懼乎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郡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諸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倘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感憂同者不邀結而自

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願陛下勿輕易焉。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導。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斯術要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儉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南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屯。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聘。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至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視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儉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

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係，願陛下難之慎之，倘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敢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並宰臣敍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襲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最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者，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

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委任責成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如或矯誣。亦置明罰。此聽言考實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則理道難成。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尙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有言行難保。恣其非心。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認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與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舉才理須展轉。詢訪是則髮公舉爲

私薦易明數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閹謬之責。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之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用常乏人。權曠庶職。考不精。則能否無別。砥礪漸衰。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錄長補短。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擿長。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讖嫌。蓋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但納橫議。不稽始謀。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惟陛下幸察。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溪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據所損。作分數等第。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沒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不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民有昏迷不共。是由教化未至。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翹望聖化。誠足哀傷。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倘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惠。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並非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自手疏密封進來。又苗粲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故不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惟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其或有過。如日月之蝕焉。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臣所奏。淮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作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

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爲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也。情可責而跡可有。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離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沒幸賴而已乎。又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敢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賂。苟或違道。

拒錄

惟

有誤

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如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置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氓。重遭過分之擾。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二三宰臣。四方諫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容旨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惟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實。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事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

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洎大慙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治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禮記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義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理。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壘詞繁。伏用慙悚。

○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楨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需。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鳳。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知。不可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

○ 論齊暎齊抗官狀

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旣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

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若蒙追赴闕廷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陛下每垂容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倘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嘗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戰瘡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敵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此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惟在幸與不幸之間耳今之所失者

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陛下忿蕃醜之暴掠。繕甲益兵。庇人保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尙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讐。護毗庶蕃。畜牧闢田。曠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乘時所急。又有勢要近親。鬻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

多支絀紓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
麤在胥吏之手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
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
百十不足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儉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臣故曰蓄斂乖宜此
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
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
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輒復効其鄙簿庶或裨補萬分
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
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
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般地狹不足相資加以
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
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
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
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俱昧變通之術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
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畜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
富蒸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

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惟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

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船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轉運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始。念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墮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計見墾之田。定所糴之數。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計可糴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折市綾絹緇綿四色。般送

破

上郡邊地早寒。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請委官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所糴得米粟。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竊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會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

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路。盡於斯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機。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背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惟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有不得已也。倘或夷狄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也。故夏之則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古今之所同也。國家自祿山搆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驕志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

史為

時宣

引
是
教
我
之

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譏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其要不精。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地之產者。有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餼。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若乃擇將吏。以撫衆庶。修紀律。以訓師徒。禁侵掠。以彰吾信。抑攻取。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壘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蓋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圖。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守禦。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

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綬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防禁而衆自不攜。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慣於溫飽。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平居則殫耗資儲。臨難則投棄城鎮。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

論指星方。

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分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蹂躪，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辭，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闔在於

反掌之內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若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號令不行進退難必疾徐失宜機會不及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炁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五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勢弱氣消阡危立待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數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歛望之釁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赫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

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臧否。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自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鬻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滅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御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盲也。蝨賊不除。膏盲不療。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蕃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

徒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州軍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給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惟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謫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讎。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遑。所宜慎重。竇參頃司鈞

輒頗怙恩私貪饜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濶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尙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思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旣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尙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流配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治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昔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其有抵於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有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乎。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置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追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願遺愛。微臣隘跼。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領却迴。訖不敢不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蟻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民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惟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強。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安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旣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謹先狀以聞。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臣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惟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力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焉有委非所任。猷非所安。而

望其不顛不危者哉。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悛則敗，俱爲厲階。莫見其可，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蓋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盛敗之跡，以爲商鑒。惟陛下鑒察，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湖北輔滎，灑般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遭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旣而維御無力，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甍，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

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廻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臣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懇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等商量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

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術已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廩圉告闕。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惟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犂，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况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惟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墜，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賈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

衆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值。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兇災。臣等商度。將謂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竊謂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癯瘠。翹心望徙。既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流人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餘兩狀至今

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旨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

○三進量移官狀

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德。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霑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倘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在其歸還。逮於開元末年。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考滿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以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使同長往。廼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非盡回邪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之中。長從積棄之例。則

便

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常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八萬石。非緣城守乏絕。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齋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佳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宜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糴。既務廢墜。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

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



十一

唐陸宣公奏議全集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所以爲否。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蝨。梁木之有蠹也。古先聖哲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覺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臣每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掎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急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逮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在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

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備。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勸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貨財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若左藏庫遺漏不認。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誣虛誑。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置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貢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

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奪攘。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收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谷之詞。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恣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屯。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近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復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

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延齡放情亂紀。懈於夙興。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蓋室飲宮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叅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逾旬未省。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敦法。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泄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網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憤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運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尙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賈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燥。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斲。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氣吞等夷。隸蕃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曲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

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污穢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猝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舊例每至秋冬。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蹙狼狽。率以爲常。此則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斂。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唐太宗嘗問

侍臣何者爲明君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徵之此說，理致甚明。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有甚趙高者乎。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者，未之有也。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已者之資耳。尙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籙，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征求寔廣。於時內府之積，尙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失人聚貨，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從行將吏，赴難師徒，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惟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貲，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恐維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遺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梁岷，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

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無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陛下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民。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愒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擧擧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桴楫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舍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惟在誠直。綢繆帳屨。一紀於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中。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惟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呢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羣材任進之窮通。惟繫宰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所謂不澄源

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士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懸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頃之輔臣，鮮克勝任，每有闕官將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差等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鬣彥不以過失而不用，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管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義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未必悖，承順愜可未

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楫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官，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用，猶有未周。苟區別得宜，付授得當，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蓋由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賢愚，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敵虞書三考，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遷郡守，郡守爲九卿，九卿遷相國，是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苦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言舊例屠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督將順容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

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謂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且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姑務優柔。日事疑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槩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惟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微。概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或言其已有次第。且須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循黜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滯。無異。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旣久。寧無咎愆。或爲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墮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

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執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以是眩惑，目無全人，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蠶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

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好。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荆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常規。創兩稅之新制。竭耗編配。日日滋甚。陛下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遏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愆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概計估。算繙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

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煩簡有異。輕重相懸。不量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其於躡駁。胡可勝言。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况復亟繚。琴絲重傷。宿疢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復有宣索之繁。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彙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純素之饒。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徵文。曲承容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而捕之不得不來。換科配以和市之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

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屯。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陛下倘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聖情重愼。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狗營求。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奸冒。過則不在戶人。州府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惟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令兩稅判官。赴京與度支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多少。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每戶配錢之數多。仍委觀察使於當管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周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宜。則不貢。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惟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繒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加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在乎約循典制。而

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初納兩稅。昔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

絹若干疋。其有繩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與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惟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狗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多少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繹。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

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共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用頗殷繁。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剝削。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聞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量入以爲出。無量出以爲入。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山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

田
考
傷

方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迭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士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與僞以曲附其文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蕃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墮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惟尙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凡此四病皆由考

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欲崇於聚斂則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應輸之數。便爲定額。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恆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獨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

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望更詳定稅限。各隨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周官司徒之屬。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兇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蓋率士臣庶。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官司所儲。祇給軍食。人之兇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餼糧已空。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鄆里。或縊死道途。爲人父母。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

五十萬貫錢。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兇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稅茶錢。均融分配。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計會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仍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在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嘗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論兼井之家私數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也。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惟貨是崇。惟力是聘。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風俗訛靡。庶困窮由此弊也。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措其宅勿議。且舉占田一事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貸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穉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貧。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道亡且久。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常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今安富恤窮之經。不可捨也。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



嘗讀唐陸宣公奏議。喜其通達治體。曉暢人情。時置案頭。以資討論。願資稟魯鈍。每於長篇巨製。輒有望洋之歎。愛不能已。爰不揣固陋。就其繁稱博引。往復辨論。稍涉冗長者。略加刪節。鈔錄成帙。用備循覽。楊君朗山。雷君春靈。見而悅之。以爲便於誦讀。分任剞劂。校讎之事。勸令付梓。余維宣公爲有唐一代人物。文章事業。彪炳宇宙。久經論定。不復表述。茲刻私爲家塾課本。較之原書。稍從簡易。學者習而熟之。則蘇文忠公所謂古今精英治亂龜鑑者。悉萃於是。庶幾留心治道者。有所津梁焉。

同治八年歲次己巳孟夏番禺汪銘謙益齋謹跋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目錄

卷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卷二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卷三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並招諭淮西詔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卷四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賑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議減鹽價詔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卷五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並招諭朱滔詔

招諭淮西將吏詔

招諭河中詔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不許諸軍侵擾勅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卷六

告謝元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策問洞識韜略堪任將帥科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韓宰臣請復御膳表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卷七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渾瑊侍中制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太師制

姜公輔左庶子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卷八



賈耽東都留守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卷九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度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馬燧李皋實封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李叔明右僕射制



李澄贈司空制

除鄧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卷十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賜安西管內黃姓羸官鐵券文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與回紇可汗書

賜吐蕃將書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賜尙結贊第二書

賜尙結贊第三書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一

制誥教宥上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 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不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士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叱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間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宏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

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係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歲。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吏等。並與洗滌。各復爵位。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煽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流人配隸及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

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薶齒。禮典所先。雖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聞。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遞給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摧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莫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並洞識輶鉛。堪任將相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開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卽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16
11

禮德字

甲乙

男女

大赦

有罪

清官量

流人放

後者

用難免人

門下致理之體先德後刑禮義與行故人知恥格教令明當則俗致和平然後姦慝不萌暴亂不作古先哲后莫不由斯國家受命百七十載八聖儲慶敷佑下人邁種寬大之德累蠲苛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茲予小子獲主重器懼於理亂之本溺於因習之安授任不明賞罰乖當立法以齊衆而犯命愈甚與戎以除害而長亂益繁賊臣蓄姦乘竊發九廟乏祀兆人靡依契輪肆其吞噬豺狼穴於宮闕歲未云半載罹播遷仰慚穹昊俯愧臣庶敢愛賈越苟全眇躬誠懼益縱寢警重辱宗社忍恥誓志庶補前修賴億兆宅心不忘先德諸帥戮力恭行天罰俾余寡昧再膺多祉總乾綱於既紊復天柱於將傾言旋鑄京不改舊物宗祧有序朝享有期責重慶多深增感惕嗚呼君者所以撫人也君苟失位人將安仰朕既不德致寇興禍使生靈無告受制兇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擇或虧廢名節或貪冒貨利陷於法網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撫人以道乃欲繩之以刑豈所謂恤人罪己之誠舍垢布和之美滌清汚俗咸與更新可大赦天下自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已前左降官即與量移未復資者更與移近處流人及犯配隸藩鎮効力並即放還亡官失爵放歸不齒者量加收叙未復資者更與進改其黜免人等有素著行能傍連譴繫特加錄用勿以為負不有忠者誰復社稷不有勞者誰從巡狩連帥之重所以殿邦禦侮也二千石之任所以分憂其理也方鎮將校勤奉戎役中外寮吏恪居官次國有大慶所宜同之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司徒兼中書令晟英特傑立光輔中興再定皇都一匡天下推恩之典貽慶無窮宜與一子五品正員京官侍中城

12 諸官

陸

3 至口成

沉遂忠厚服勞王家保全危城翦除大憝嘉乃茂績次於寵章宜與一子六品正員京官鎮國軍澶關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駱元光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尚河孤邪甯等州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韓遊瓊奉天行營諸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戴休顏咸秉大節著於艱難同勳吐忠翼我興道宜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諸道節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馬使興元扈從左右金吾大將軍金吾六軍大將軍等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諸道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應諸軍赴上都收復將士等俱以純誠奮其勇節連年帶甲百戰摧鋒有忘身以効命有滅親以徇義誓平國難如復私讐競揚貔虎之雄克清梟獍之孽策勳行賞傳嗣榮親播乃功名與國終始自去年冬已來未經甄叙者卽與超八資改轉已經甄叙者更與超三資進改三品已上祖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與致仕官及邑號亡者並與追贈四品已下父母在先無官封者亦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其賞錢委所司卽依元勅支給應扈從將士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並賜職其祖父母官封追贈並準收京城將士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普賜勳三轉其祖父母父母封贈並準收京城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加爵一級四品已下更加一階若常參官祖父母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諸州刺史普恩外賜爵一級諸道進奏陪位者更加一階其奉天定難及元從功臣宜令本軍本使卽定名聞奏所司各準元勅優賞其諸道軍鎮及行營將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仍準今年正月一日制速與甄叙成德滑青魏博等節度並諸軍應歸順將士等各蘊誠義積著功勞由朕失於撫綏頃歲暫懷疑阻尋能勵節不替舊勳是資宴輜俾洽王澤宜

委所司卽約額支計各賜錢物賞設仍委本節度準前後勅速條疏甄叙其朔方並諸軍應在河中管內及同州將士等自遠赴難解其重圍念茲功勞並未酬報雖遭脅制情有可矜應到行營未經甄叙者並準元勅超五資改轉其賞錢比收京城將士例各給一半委本軍兵馬使條錄名銜聞奏所司支計給付其食實封者亦便配額令其請受應天下諸道軍將士等如有年老及疾患尪弱不任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終身優復州縣切加安存勿令侵擾如無家可歸者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致命先典所尙况忠衛社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有加等贈太尉秀實天授貞烈沮姦邪蒼黃之中獨蘊雄斷將紆國難詭收寇兵兇謀既虧吾事果濟忠誠奮發手擊渠魁英風凜然振邁千古宜卽差官致祭並旌表門閭府縣護其喪事緣葬所要一切官供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其所賜實封五百戶嫡子正員三品官諸子授正員五品官委中書門下卽準元勅處分應諸道諸軍將士有身死王事者委本道本使具名銜聞奏卽與喪贈仍以在身官爵授其子孫內文武官及諸親諸色人等有橫遭逆賊殺害者各聽其家及親識人於所司陳牒勘實聞奏亦與追贈如跡著忠烈衆所明知仍訪其子孫量加優恤尙齒養老王風之首三代制理未或遺年朕將遵古典以興化本人心而教孝用優秩賜式慰里閭京兆府者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刺史仍賜紫八十已下及諸州府者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天下侍俸字疑老耆壽亦各與板授官如年九十已上者州縣長吏歲時躬親省問貧弱不能自存者量賜粟帛頃屬多難人流俗弊加之以師旋因之以饑饉賦役繁起農桑失時哀我瘴人汜可小息然以國計猶勦軍實靡充未盡復除良增愧悼應天下建中四年年終已前所有諸色逋欠在百姓復內者一切放免百司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二

制誥敘中

貞元改元大赦制 興元二年正月一日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於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泊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數。禮物廢墜。日居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甯。不足以盡敬。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羣情。俯仰誠願。效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顏。胡甯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爲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徵求。因之以荒饉。困窮殍餒。轉死邱墟。關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爲而致。兵戎之後。餘祿尙存。獄犴之中。深冤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脅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銜冤。足傷和氣。此皆由朕爽德。播災於人。爲之父母。實用愧恥。今元陰已謝。春日載陽。勾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準勅令。量移收叙。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夙尙忠節。豈以一夫註誤。棄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待以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

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仍準前後勅。所在便給賞錢。並與甄叙。如有因危効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幡然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勳。必當終始全護。仍準前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劫制。久爲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存首惡一人。其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準河中將士例褒獎。夫爲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闔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東髦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處。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叛求人。務聘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蘊用者或未能言。凡爲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資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叙注。擬便於甲歷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贖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爲褒貶。其內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並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使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錢等。黠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捕繫親鄰。日月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爲兩稅。事頗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爲姦。哀我勞人。汙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委度支卽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點石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被焚毀。並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

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並自古聖帝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廩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家。尚羅凍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錄。及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卽參詳定額。開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勳臣。實用增愧。應準元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升。所司勘會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卽準元勅。處分諸軍行營。並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冬至大禮大赦制 貞元元年十一月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於天地。繼業於祖宗。致其誠心。惟敬與孝。違敬莫大乎廢祀。虧孝莫大乎黷神。朕以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凶逆。神人乏主。將迨周星。列聖大業。幾墜於地。違虧敬孝。罪由朕躬。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慝而都邑廓清。翦逋寇而關河底定。茲再與王公卿尹。洎億兆之人。備其盛容。修其禮物。薦誠清廟。展敬園丘。陳謝罪愆。告雪憤恥。感慕慙惕。若無所容。上帝顧懷。再新景命。豈伊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大赦天下。自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

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處。流人及藩鎮効力。並卽放還。應有痕玷禁錮。前後恩赦節文未該及者。亦宜洗雪。勿以爲累。李希烈僭逆不道。誠所難容。朕憫念蒼生。務息征討。頻有詔命。許其自新。若能歸降。依前勅待。以不死。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有與之如初。先有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効者。當別抽擢。若家口親屬在諸道者。長吏綏撫。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聽歸本貫。天下百姓。去年十二月已前。欠負官稅官租。及諸色人逋懸一物已上。但不在官典復內者。一切免放。內文武官見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三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天下諸使諸將軍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自身人賜勳三轉。自頃兇渠倡亂。逆臣附姦。保據國都。憑陵甸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仍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錄勳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元元年。扈從立功。並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三轉。其文武百官。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加一階。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考限。聽叙。其五品已下。父母未經追贈者。與追贈。應平河中將士。卽準元勅。速與甄獎。自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卽具名銜事跡。聞奏。諸道有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社稷之勳。以輔興王業。統帥之任。以總制戎麾。參袞職者。其德崇。授旄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實予之爪牙。尹京實賴於肅清。主計尤資於辦集。所頒慶澤。宜越常倫。司徒兼中書令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並四品階。諸道副元帥。與一子六品正員官。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節度使及神策兵馬使。六軍統軍金吾六軍大將軍。判度支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射生兵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多難以來。三十餘載。克平禍亂。屬在戎臣。或節著艱危。或勳高戰伐。受任雖專。於總帥成功。亦賴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裔嗣。諸道大將功業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卽詳定錄名聞奏。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下。每道各二十人。都團練都防禦使下。各十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本使具狀聞薦。仍量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以充侍衛。庶使忠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尙父子儀。先朝元勳。再復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爲國。節冠古今。宜令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已後。節度使大將。有忠烈績効著明。其後淪斃者。所司卽條錄聞奏。與子孫一人。正員官。諸色人。應在賊中潛奉神主。頃已甄賞。宜便賜優崇。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事無慊素。人不告勞。拯於凶災。厥有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關畿之內。連歲興戎。荐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烝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惘然痛心。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饑。如山路險阻。車乘難通。仍召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脚價。務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始於親親。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況薦經艱故。宗族漂淪。敦睦之情。有加常典。大長公主長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郡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官出身。應陪位皇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已上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散官等。簡選日優。與處分未出身人量授文武散官。如宗子中

有德行才能。宗正卿具名聞奏。當別獎任。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察詳思所宜。各條議狀。中書門下參較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官。三載考績。在漢爲吏。或長子孫。蓋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日者制度廢墜。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無名。欲令庶寮。何以懲勸。自今以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其餘非在職績。効殊尤。亦不得越次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在任年考已深者。卽量才効用。與改中外迭處。以觀其能。夫明目達聰。務廣聞見。或慮懷才抱器。輸忠納諫之倫。地處幽遐。無由自達。永言於此。夢想不忘。應諸色人有長策濟時。忠規匡主。任具陳所見。詣所居之州。委刺史略與討論。觀其旨趣。但有裨治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驛遞送。朕當親覽。自立兩稅。經今百年。或初定之時。已有偏併。或戶口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亡轉甚。委度支卽折衷條理。以卹困窮。古者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儲畜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卽宜準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登。卽量取賑給。官司但爲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道觀察使。逐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必資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百姓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徵租稅。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最。今年蝗旱。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就農功。天下應荒闕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委營管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都防禦等使。刺史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管佃。如

部署精當。收獲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屯田等節度優賞。如是逃戶田地。本主復業。卽卻給還。釐穀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既多。難爲準定。急賦繁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支貯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知。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並工匠等。縣令與專知官先對給價錢。季終之後。申度支勘會。所是和市和雇。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已上。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綱。尙書省治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其人。自頃制勅頒行。所司多不遵守。王臣奉職。豈所宜然。委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墜朕命。南郊太清宮大廟。應職掌行事官。郊廟攝將軍中郎。郎將及留守副留守。內定行從官。三品已上。各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並賜勳兩轉。其諸色支供作官司直長。上流外灼然要職掌者。並賜勳兩轉。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減二年勞。無勞可減者。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見在者。減帖策各一道。國子監陪位學生。賜勳一轉。介公。鄴公。各與一子官。如無子孫。賜物一百匹。神策六軍殿前左右射生。英武威遠皇城左右金吾街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災作沴。深徹予衷。跼蹐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閒。廩食俱闕。旣無賑恤。又復徵求。財殫力竭。繼以鞭箠。弛征則軍糧乏贍。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旣由朕躬。謝譴之誠。宜自朕始。宜令尙食所進御膳。每日各減下一半。應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飛龍廐馬。從今已後。至三十日已前。並減一半料。京兆府應差科百姓及和市和買等諸色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微理。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二

制誥 赦宥下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屬當大統皇天眷佑俾主兆人懼不克承夙夜祇畏緬懷前烈致於昇平予心浩然罔知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芻蕘之言亦莫不敬慮每存於致理志常在於恤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怒焉疚懷一夫罹殃惻若傷體思與海內同臻大和息其生業降心從衆實匪有辭克己利人誠無所恡然以視聽有極思慮難周況乎長自深宮安於近習損益之理甯免過差幽遠之情固多未達由是兢兢砥礪悔往修來燭理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無負日愼一日於今十有五年矣上靈降監多士叶誠五稼屢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甯邊壘繕完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休慶旣荷於元功禮有昭於大報矧惟霜露之感永切孝思禋燎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敬其在躬親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圭璧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泰壇朝享於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純嘏所錫豈惟朕躬思俾普天均承惠澤可大赦天下貞元九年十一月十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其見於官辯對者亦並放免官人犯入己贓不可令其卻上已後勿以爲累左降官及流人並量移近處其官已經量移未復資者還其階爵竄謫遐裔冀速沾恩比者準制量移所司比例申牒屢加盤覆累涉歲年旣甚淹遲且不均一宜

令吏部刑部審勘檢本流貶及量移勅旨。此類元犯事狀輕重。兩月內與處分。外文武見任及致仕家居。並諸軍諸使將士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應百姓自置義倉。仍準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制處分。立人之道。惟孝與忠。孝莫大於榮親。忠莫先於竭節。惟爾師長。卿校。泊乎方岳。列藩。保父皇家。交修庶績。竭節之効。既昭。乃誠榮親之恩。宜洽國典。內外文武。清望職事官。並節度觀察。都防禦。都團練。經累等使。父在。未有官。量授檢校五品官。母在。未有邑號者。各封邑號。父母亡沒者。量與追贈。已經追贈者。更與改贈。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既存於社稷。慶宜及於子孫。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疇其爵邑。與國終始。以明報德之恩。勸爲臣之節。其或年代未遠。利澤猶存。祠宇已變於荒墟。裔嗣不編於仕籍。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奠享乏主。而不加省錄者乎。興滅國。繼絕代。所以禮先賢也。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追孝也。化俗歸厚。此其大端。應九廟配享功臣。及武德以來將相名節特高。有封爵廢絕。祠廟無主者。宜許子孫一人紹封。以時享祀。自今以後。應有家廟子孫。但傳襲封爵者。並許享祔於廟。其有毀賣私廟。及買之者。各以犯教義賊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長吏。以禮致祭。書叙明目。達總垂拱。而理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舍己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棄瑕錄用。故能盡天下之才。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納諫如響。任賢勿疑。致俗於太平。垂範於永代。朕獲承鴻緒。追慕聖猷。書之座隅。常自做勵。朝夕翹想。庶聞嘉謀。夢寐勞懷。思得賢士。凡厥在位。所宜共成。諸司官有陳便宜者。各盡所見。條疏封進。事有寃滯。政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或隱避。詔勅不便於時者。所司執奏以聞。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邀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

律令曉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輅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當親試。應緣大禮掌職行事仗內引駕攝將軍。中郎將。留守。副留守。並諸道表狀陪位。法駕三引官等。三品已上。更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其郊壇宮廟行事官。仍各賜勳兩轉。皇親諸親。應陪位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至選日。優與處分。白身人及諸色。應陪位官等。各賜勳兩轉。親王大長公主。郡主。縣主。賜物各有差。鄴公。介公。各賜物若干段。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無勞可減者。至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減策一道。國子監學生。陪位者。及應緣祇應諸司。作官直長。長上。流外。要職。掌內侍。省白身。諸州行綱考典。兩京耆壽。諸色番役。當上。在城。并量留十月。番人等。各賜勳一轉。鴻臚番客。共賜物若干。神策六軍。英武威遠。皇城。金吾街。使諸軍。諸使將士。應緣太禮宿衛御樓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下耆老。百歲已上者。各賜錦帛五段。米五碩。八十已上。及鰥寡。惻獨不能自存者。委刺史縣令。各加優恤。應緣大禮加階及賜勳爵等。申報叙奏期限。並準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勅處分。餘依常式。所司不須更作條件。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以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亘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痒。嗷嗷烝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殊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賊未蠲。勞師靡息。事

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乎。百姓何辜。重罹殍餒。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尙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權行停減。以救荒饑。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畿內百姓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死罪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內及河中同州界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委吏隨事埋瘞。咨爾卿佐。實惟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修厥職。副我憂勤。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並招諭淮西詔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蒸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庇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彛。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脅君。朕用再遷。幾危宗廟。泊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兵。命復官封志。期全貸而乃昏迷不返。悖慢逾章。殘害使臣。侵敗畿甸。密邇京邑。人愁無聊。諭之不悛。乃用致討。上帝悔禍。元臣協謀。克集茂勳。以夷大難。渠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誅。兵無血刃。雖事非獲已。義在救人。而本其所由。情深罪己。蓋以信誠未著。撫馭或乖。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克敵。寧不愧心。然以懷光一家。法當殲戮。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雖掛於刑書。功已藏於王府。以干紀之跡。固合滅身。以赴難之勳。所宜有後。非常之澤。俾洽幽明。雖屈葬章。庶旌往効。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宜以懷光一男爲

嗣賜莊宅各一所。聽住京城。仍還懷光首級及屍。任便收葬。其妻及諸子孫在室女等。並遞送澤州。委李皋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並宜釋放。應先陷河中將士等。皆嬰迫脅。無路申明。多是朔方舊人。素蘊忠義。并幽州涇原將士。頃被朱泚脅從。收京之時。奔竄在彼。究其本末。情有足矜。況能協力同謀。舉城歸順。錄其成効。咸與惟新。宜一切洗雪。勿爲瑕累。先有官爵實封者。並許仍舊。其中首謀効順。事績著明者。委副元帥條件聞奏。別加甄獎。河中及同州絳州百姓。並經陷賊。又久屯軍骨肉流離。生業廢棄。輿言軫念。良用惻然。宜各給復一年。京兆府奉先美原等縣。緣與同州接近。隨便供運。杼軸旣繁。流亡頗衆。委京兆尹卽量事優恤。條件聞奏。仍加招輯。使各安在。河中保義軍保甯等軍節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生。鬱爲時傑。奉上勳匪躬之節。訓師懷盡敵之謀。略地無遺。攻城必拔。發揚以威。強寇感激。而服叛徒。嘉謀屢聞。能事畢備。朔方河中同絳陝虢汴等州及管内諸軍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河中尹咸甯郡王城鑒。識精明。字量宏。博秉義。率衆推誠待人。堅制不奪之心。亟陳必勝之略。輯睦士旅。安慰流庸。盛德克彰。崇功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誅。同獎王室。有崇讓之美。有禁暴之能。元惡旣除。全城底定。是加龍命。以答崇勳。燧可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城可檢校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華州潼關鎮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僕射并華州刺史上柱國武康郡王駱元光。邠甯慶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許昌郡王韓遊瓌。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兵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

伐鎮於衝要。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比義同德。廓清方隅。宜增食於真封。且延榮於蔭子。可各賜實封二百戶。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并五品階。餘並如故。應諸道諸軍同討懷光將士等。一自征役淹歷歲時。被服干戈。略無甯息。賴茲勤効。是有成功。宜並賜三十萬端。以充宴賞。仰度支卽般次送赴。並各放歸本道。仍令所司叙錄卽超資與改轉。其中大將及功效殊尤者。委所司速具名銜聞奏。先與處分。其先在河中將士。亦宜依例賜錢宴賞。如本是奉天定難功臣。準條合給賞者。度支卽排比支付。嗚呼。自國家多難。二紀於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於懷。今二孽旣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爲匪人。其帥不醜。其衆何罪。朕晨夕惕慮。念之甚詳。罷征討。則阻命止於數州。窮戰爭。則流禍及於天下。利病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罹殃。甯我忍恥。今勳賢列鎮。疆理有經。縱未偃戈。足以保境。況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豈令是邦。猶隔朝化。因茲大慶。使洽鴻恩。諸道應與淮西接連。宜且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仍委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若能歸降。待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並與洗滌。與之更新。先有官封。亦皆仍舊。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理當甄升。以示褒勸。其所以優賞科條。並準前勅處分。朕思與海內去危圖安。有過自新。雖大必宥。朗然明信。彰示兆人。期爾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遐邇。咸使聞知。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誅。李希烈蔑義背恩。窮姦極暴。謂神器可以力取。謂生靈可以詐欺。志在兇殘。躬行僭竊。罪無與比。法實難容。以君德不修。致人於禍。究其端本。過實在予。不忍蒸黎。重相

攻戰屢施詔命務欲懷柔抑擊帥奮發之誠駐諸軍討逐之勢不憚屈己期於息人希烈會無悔心益逞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既盈自底夷滅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臨漳郡王陳仙奇忠勇有餘沉毅能斷據閩境受汚之憤導三軍思順之心唱義一呼羣情響應廓清氛祲殲戮渠魁驛書上聞函首入獻方隅既乂役戍其休懸賞之科是宜必信其以仙奇爲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仍賜實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頃迫兇威遂從脅制既誅元惡俱是平人除李希烈一家其餘並準前後赦勅原放更無所問其將士等或本屬平慮或久鎮淮右素推忠義累著勳庸果能叶志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効良有可嘉委仙奇卽以諸色官錢優與宴勞其中首建謀讒同斬希烈人等宜並條錄聞奏節次褒賞比年以來有潛圖効順節義著明計或未行爲賊屠害者亦當審加訪察具事績以聞如有子孫仍並錄名聞奏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夷遐想凋殘實足哀憫除供當道軍用外宜給二年應被希烈差黠兵馬及團練子弟並卽放散其本額將士之中有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刺史量給逃死戶田宅并借貸種糧優給復終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丞鄭叔則充淮西宣慰使嗚呼往欽哉自希烈叛命於今五年王澤不通下情亦阻所宜宣我信令以釋危疑敷我惠和以慰疲瘵滌清汚俗咸與惟新底難一方以稱朕意

重原有淮西將士詔

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汚脅士衆殘虐烝黎朕志在好生誠深罪己爲人受恥不忍加兵惟茲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詢於衆情就拜戎帥人亦勞止期於小康旋乖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

朕薄德，俾人不甯。撫臨萬邦，且愧且悼。猶賴將校士旅，乘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茲節効，良有可嘉。所宜慰之，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惟新。其有先請受莊宅財物者，各以見管為主。將士依賜節料并家口糧賜等一切，並準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減。先令優與賞設，亦準元勅處分。務令豐厚，以稱朕懷。仍加曉諭，各委知悉。

17/11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四

制誥 優恤賜功臣名改州府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蓄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或弛征散利。勝糶勸分。徒有以均無。因豐而補敗。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戍役繁興。兩河尤極。農桑日廢。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饑荐臻。歷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於洛汭。蟲螟爲害。雨澤僊時。稼穡卒瘁。烝黎重困。然猶徵賦不息。征役未甯。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輿言感悼。焚灼於懷。朕聞刑罰失中。虐診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兢兢惕息。不敢遑安。庶蠲下士之災。用答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宋亳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保甯軍節度。成德軍恆深趙等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碩。所司卽般運。都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屬軍費方殷。國儲尙歉。今所賜賑給。其數非多。猶慮孤惻。或未周瞻。穀價翔貴。何能自資。江淮之閒。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發斂之術。且叶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道。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碩。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於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實朕股肱。卹患分憂。與朕同體。宜卽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省問鄉閭。有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各與本道節度使商議。具以聞奏。必精必詳。用稱朕意。

○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鑒之不明。事或乖當。百度多闕。四方靡甯。傷夷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賦斂彌繁。人怨聞上。天災降下。連歲蝗旱。蕩無農收。惟茲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診。深儆予衷。踴躍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閒。廩食俱竭。既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疲。繼以鞭箠。弛征則軍莫之贍。厚斂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宜令尙食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其餘悉皆停省。年食支酒料宜減五百碩。飛龍廐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已前。並減半料。京兆府百姓應差科徵配。及和市和糴等諸色名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徵收。百司非至切之務。如追擾百姓。及追勘徵收等色。府縣並不須承受。其尋常訴訟。非交相侵奪者。亦不得爲理。百姓及諸色人等。如能力行仁義。均減有無。調貸貧人。全活數衆者。府司具事跡聞奏。朕當授以官秩。蠲其征徭。如縣令勸導有方。流庸克濟。至夏初已來。類例勘會。但戶口無減。田疇不荒。亦以狀聞。量加優獎。百姓有迫於荒饑。全家逐食者。其田宅家具。樹木麥苗等。縣司並明立簿書印記。令所由及近鄰人同檢校。勿容輒有毀損。及典賣填納。差科本戶。卻歸使令復業。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閒。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况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旬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靈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卹疲。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

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理道。精心究烝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洩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霍琮可華原縣令。兼監察御史。王倉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緝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賜者。並如故。應畿內縣令俸料。宜準常參官例。均融加給。涇陽縣令韋滌。潔己貞明。處事通敏。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白匹。馬一匹。嗚呼。積行在躬。雖微必著。咨乃庶尹。其惟欽哉。朕聞爲君者必擇人而官。爲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張繫於理。不繫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敦教。稽言行以進人。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善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朕巡狩山南。自春涉夏。師旋般會。日費旣廣。州閭杼軸。歲計其空。東作妨時。西成罕望。雖黽勉從事。人不告勞。而憫悼積衷。予實知愧。昨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汔用小息。洎駕言旋軫。躬履畏途。絕磧縈迴。危棧綿亘。時經霖雨。道阻且修。工徒造舟。縣人葺路。靡幼靡耄。莫獲甯居。而又齎負糗糧。供備頓舍。涉於千里。飫我六師。居人露處。以罔依宿。麥過時而不穫。視茲妨奪。彌增感傷。前所復除。未足酬卹。式敷惠澤。以紓大勞。其興元府除先優復外。宜更給復二年。鳳州全放今年稅。其興元府鳳州界內知頓。及修

道路閣橋州縣官將士等。並委嚴震類例功效。具名聞奏。量與甄獎。嗟乎。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德。重以勞人。補費錄勤。是有申命。長吏明加優論。稱朕意焉。

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汗萊。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斃。實爲痛傷。嗚呼。朕不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便人征。利滋深。疲眈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饑。愁怨無饜。有離去井疆。業於庸保。有乞丐途路。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煙火斷絕。種餉旣乏。農耕不興。若東作憊。西成何望。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甯俟盈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碩。陝饒兩州。賜四千碩。委州長吏。卽於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碩。京兆尹卽差官。逐便般載。

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惻。目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朕德之不敷。誠之不感。上帝降割。丁甯厥躬。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思欲拯救。未知其方。長人之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以育疲瘵。佇聞良術。稱朕意焉。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國家受天明命。平一宇內。自武德迄於天寶。百四十載。海內無事。崇德廣化。澤浸生人。時洽和平。俗登富教。鰥寡孤獨。咸得其所。烏獸魚鼈。亦罔不寧。凡今有生。實賴亭育。羯虜伺閒。盜起幽燕。率土之人。莫保性命。肅宗以神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區域再造。億兆再康。室家離析。而復安。子孫照燭。而相長。勞來安集。垂三十年。則我列聖之於天下。惠澤深矣。朕以寡昧。祇膺寶歷。常恐不克負荷。罔敢怠荒。道有未明。事多乖謬。羣情壅而不達。大信鬱而不彰。兩河之閒。羣盜連禍。朕務除大患。靡憚暫勞。是以興有征之師。問干紀之罪。昨以涇原士徒。將赴汝郊。失於撫綏。致使潰叛。朱泚乘釁。因構異圖。肆其狼心。誘我姦賊。謂君可叛。謂天可欺。縱恣凌悖。無所愧畏。朕失守宮闕。出次郊畿。九廟震驚。萬姓奔駭。內省思咎。外顧懷慙。罪實在予。不敢自蔽。意者宗社降祐。大倣於朕躬。夙夜殷憂。庶乎有補。實賴股肱。心膺勵從。戎之節。方岳將校。集勤王之師。赴難如歸。見危思奮。堅貞勵操。何日忘之。平巨猾者。必仗羣雄。賞茂績者。不限彝典。保勳庸於帶礪。傳爵邑於子孫。崇功美名。與國終始。其諸軍使。應到奉天。縣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一等。當戶應有差科徭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者。當分糧賜等。並與全給。身死之後。回給家口。十年勿

絕。如有能梟擒朱泚者，卽以朱泚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實封二千戶。朱泚所有田宅財物，悉並充賜。其梟擒賊大將已下，並節級特加優寵，仍各與實封。應梟擒人所有田宅財物，亦使賜之。其餘立功，應合授官給賞，並準今年七月勅處分。其今日已前身死王事者，追贈官爵，亦稱奉天定難功臣。子孫爲功臣之家，應合襲封減罪，蠲免差役等一切同例。宣告中外，令知朕懷。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自昔多虞，順時而動。古公避狄，兆永祚於岐下。高帝徙蜀，建雄圖於漢中。王蹟所興，子孫是奉。覩遷居於遐阻，知致君之艱難。矧天下爲家，不常厥邑。王者所至，四方會同。崇號設都，於是乎在。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烝庶煩於供億。武徒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人皆競勸，物以豐給。嘉乃成績，予懷不忘。今大憝已除，京邑甫定。將旋法駕，展敬園陵。眷於是邦，復我興運。宜其崇大，以示將來。古者天子省方，則問著年。卹百姓，以頒慶賜。以茂勳勞，用宏布澤之恩。式慰來蘇之望。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其署置官資望一切與京兆河南府同。南鄭縣升爲赤縣，諸縣並升爲畿縣。見在州縣官，各令終考秩。至考滿日放選，依本資處分。著壽與板授五品官，仍並賜緋。先已賜緋，並賜紫。典正等各賜勳五轉。百姓除先減放稅錢外，更給復一年。洋州宜升爲望州，見任州官亦並令終考秩。並諸縣官等各減兩選。無選可減者，各加三階。應山南西道節度下將士，除扈從迎駕已經改官者，餘並卽與甄叙。嗚呼！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願予不德，重於勤人。撫心咎己，良增愧歎。宣示有衆，明知朕懷。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五

制誥慰勞招撫處分事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時多虞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於四方問人疾苦廉吏善惡苟副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之時尙資勤恤當喪亂之際得無省憂朕以不敏肆於人上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寇盜繁興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於匪人願茲田疇鞠爲茂草不念柔復遽命徂征徵發兵甲萬里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於鋒刃繼以死傷殘廢無依父母廢食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費滋廣公儲不充厚取於人罔率厥典科條互設誅斂無常農工廢棄其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營日益閭井日空凋瘵日窮徭役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嗷嗷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騰咎徵斯應疫癘荐至水旱相乘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朕自嗣位迨今六年連兵不解已踰四稔雖本非獲已義在濟人而事乃重勞敢忘咎己皆以朕之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由實在於此予則不德人亦何辜愧恨積中痛心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將反側獲安則干戈日弭賦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懼思慮未周於庶務誠感未達於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契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復充山南東西鄂岳荆南江西淮南浙江東西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嗚呼往率乃職敬敷朕命慰勉征戍勞徠困窮訪其所安察

其所弊淹滯必達。冤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泊乎編毗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子則有賴。其諸道將士。並準今年正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使。本將。速具名銜等聞。奏悉。與甄敘其殊功勁節。超越常倫。別條狀績。當特優獎。百姓除每年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課勸農桑。各令安業。寇難既定。漸息干戈。朕當躬先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內。亦更減除。其諸道事緣急。切須處分者。卽與所在節度觀察使商議裁度。務合便宜。其餘利害。還日條奏。朕當詳省。以擇厥中。宣布遠邇。咸使聞知。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朕獲承先願。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聖羞。虔恭惕厲。罔敢暇逸。將欲立法齊一。致俗和平。小信未孚。衆心遂阻。事理乖當。百度失中。君臣之間。鬱堙不達。致寇雖深於罪己。與戎猶昧於省躬。期靖亂以濟人。反勞師而黷武。行者被殺傷之苦。居者重齎送之勞。四海騷然。靡有甯處。京輦之下。杼軸亦空。環列之中。遺戍殆盡。略內以勤遠。居安而忘危。賊臣誘姦。乘閒竊發。豺狼穢於宮闕。士庶陷於塗炭。作威肆戮。仇視我人。萬姓嗷嗷。呼天罔告。有殞踣以抗節。有脅從以假命。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朕君臨萬邦。作人父母。既不克覆育。又從而咎之。其心愧恥。一食三歎。退舍內誣。介於梁岷。庶乎有瘳。以答譴戒。皇天悔禍。宗社降靈。腹心爪牙。奮謀宣力。元惡稔慝。脫身逃遁。餘黨歸誠。率衆款附。掃氛沴而闢閭闔。翦鯨鯢以清郊原。函夏載甯。室家相慶。非將士夾輔王室。非卿士交修予違。軍旅叶心。畢命盡敵。豈伊寡昧。克復興運。載定大難。載感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都宣慰使。勞問將士。撫綏烝黎。招輯流亡。慰安反側。朕續整飭法

駕擇日還京告謝於祖宗請罪於天地策勳行賞大報忠烈銘功永代與國同休明宣朕懷咸使知悉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朕纂奉不業託於人上仁不被物義不勝姦頌聲茂聞暴亂連起叛臣希烈竊據淮沂誠則彼夫無良亦由朕之不德撫御之道失之於初師旅一興縣聯莫解服勞者從役不暇受汚者無路自新旱蝗相乘穀糴翔貴兵氓餒死十室九空通邑化為邱墟遺骸遍於原野每念於此傷心涕流且自昔勞師靡有不悔以虞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強弊於戎虜矧乎德猶不逮力或未全我其永懷求己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普天載新殊死必有然尙勞師旅作扞邊陲有累歲棄離家室有經時不解甲冑忠雖爲國咎實在予君人若斯甯不知愧賴節將士旅一其誠心奮發武威憤固疆宇遠人思服元惡就誅烝黎方致於安甯役戍永期於休息懋官以旌善錫宴以勞旋賞不踰時式遵彝典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從一宜與子孫一人五官正員官鄭滑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李澄檢校兵部尚書曲環檢校戶部尚書李皋兼御史大夫樊澤等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都防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賈耽都團練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盧元卿兼御史大夫張建封等並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田緒咸遣士旅遠赴行營同討不庭厥有成績抱真納滉宜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緒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應與淮西接界州縣本界鎮守及諸道赴行營將士等宜共賜物二十萬端匹以充賞設度支卽約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

26
11

都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卽條錄功第名銜聞奏並與甄叙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加宣諭令悉朕懷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列同寅協恭以德充台階之望以勳當并賦之賜聿應並命式副具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恆州諸軍事守恆州刺史充成德軍恆冀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邪郡王王武俊乘志沉密臨事能斷忠而致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渠魁卽戮危疑之際大節首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上柱國符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內精外朗智窮變化守必以常學本明誠動有攸利謀猷屢告規益孔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鞠旅同討不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軍於呼吸之際決策於指揮之間并轡載馳執桴親鼓兇徒殄殪河右廓清國家無北顧之虞姦慝阻南侵之計時乃同德厥功茂焉敷五教而阜人均九土以居衆俾爾更踐備揚洪休乃加眞實以貽後嗣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抱真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嗚呼古人有言曰惟理亂在庶官矧惟輔臣與國同體明朕德命爾其欽承朕嗣位不明輕費尙力謂武可以靖暴慢謂刑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烝庶流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自去歲遭變再經播遷歷山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過悔恨盈懷追遠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補以九廟爲重而不懼屈身

以百姓爲心而不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兵。宏濟蒼生。獨省徭賦。含垢忍恥。予無難焉。朱滔受任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封秩亦崇。臣節中虧。自貽伊阻。洎賊泚僭竊。上京兄弟之親。在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固敗是求。蹙喪而歸。既困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絕。且善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銷難愛人。實惟朕志。宜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明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蹟克彰。朕當掩豐錄勳。與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聞知。

招諭淮西將吏詔

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艱。耳聞鼙鼓之聲。目視殺傷之苦。由是覺悟。悔於興師。既省己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至乃歲有再赦。事有屢言。務於撫綏。不憚煩冗。冀朕之誠信。日布冀人之患難。日除。每議用兵。惻然不忍。而賊臣希烈。煽滔天。虐用其人。仇視厥衆。狼心多忌。梟性無親。以芟伐立威。以猜刻爲志。朝爲昵比。夕爲仇讐。肆其芟夷。蔑若草芥。馮陵汝海。流血盈川。侵軼浚郊。積骸徧野。農耕廢業。井邑成墟。積彼妖氛。發爲災癘。蕭條千里。無復人煙。朕哀彼生靈。陷於塗炭。苟存拯物。不難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潛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除討。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旣接。玉石難分。言念忠良。遭罹脅制。雖欲卻陳臣節。厥路無由。受污終身。銜冤沒代。淪胥以逞。誠足痛傷。宜令諸道節度使。每欲進軍。先加曉諭。今所致討。唯止元兇。其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以一州降者。便授

刺史封異姓王。賜實封五百戶。以一萬人已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其餘各據功效節級。甄升列爵建官。以俟能者。朗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招諭河中詔

逆方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勳業冠時。艱虞已來。常濟國難。肅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此軍。言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熒惑將士。污脅忠良。朕頻降詔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志有加誣。朕之誠懷。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時屬嚴凝。屢頒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俱不霑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今年春冬衣賜。並準二月二十一日勅。緣赴奉天解圍功臣等第給物。宜令所司并計料別收貯。待道路通流。即當時支遣。其有歸順者。續給其將士等有先賜實封。一切準元勅。並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分送付。其差人請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李希烈首亂淮濱。又侵榮汴。兇威所及。罔不脅從。百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我衆庶。銜冤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爲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橫遭脅污。與言憫悼。思惻深衷。今王師四臨。所至尅捷。將士百姓。款附甚多。或棄其鄉園。或損其家族。脫身効節。良有可嘉。特宜撫綏。以獎誠效。應淮西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度防禦等使。便與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糧。仍各具名銜聞奏。

當與甄獎并給遣衣賜其百姓從賊界內歸順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量以本道諸色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願便住者即配與死戶田宅使營生業若欲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得止遏所至之處準前優賞率土之內莫非王臣雖陷寇中諒非獲已但能效順即是平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沮勸二柄國之大綱獎善懲違固不可廢頃者賊臣搆亂京邑震騷惟茲士人奔竄無所或從其誘脅遂染汚名或守以純誠竟全貞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坐累者各已條疏守節者並已甄異忠正而不報豈朕意焉應在京百司及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去年十月三日見在職事官在城陷於賊中潛藏不受逆命并諸色前資官被僞署官爵頻遭迫脅首末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並委御史臺訪察勘覆其事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內具名銜事跡聞奏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減三選不拘考例聽集其未得資被替非時放還仍稍優與處分如已喪亡者並與追贈使恩加存歿以稱朕懷。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朕自遷越旋於京師將欲請罪祖宗告謝天地所司擇日行有期矣議者多以大盜之後人勞匪居懼愆歲功請俟農隙若俯順羣議則私懷不安將祇率典章又疲毗重擾夙夜憂惕罔知所裁宜令中書門下與常參官即詳議折衷聞奏。

不許諸軍侵優勅

李希烈阻兵淮右。虐害烝人。朕哀憫無辜。橫遭脅制。若興師行伐。則玉石俱焚。所以頻下詔書。再三開諭。曾無悛革。但益憑陵。忠勇之徒。皆思奮激。朕悔於征伐。務在含容。以一夫無良。遂百姓罹禍。安人忍恥。初是素懷。今東作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抄。深害農功。一方之人。實足矜憫。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統節度。都防禦團練等使。明申前勅。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穫。賊若不先侵軼。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有侵掠。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悉。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遷徙家鄉。分離骨肉。有生之酷。莫甚於斯。朕撫育兆人。庶臻理道。懲過不可以不罰。原情不可以不矜。將推內恕之心。用廣自新之路。應從李希烈作亂以來。諸道所有擒獲淮西生口。配隸嶺南黔中等道。宜一切釋放歸本道。其投降人等。權於諸州縣安置者。亦任各從所適。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朕以寡德。君臨兆人。憂四鄙之不甯。懼一物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征徭。極慮以綏烝黎。冀遂安輯。今諸夏岳牧。咸能撫封。九姓可汗。荐克敦好。寰瀛之內。其謂小康。愛人雖發於朕心。濟理實由於藩輔。豈惟菲薄。所致於茲。然獨吐蕃負恩。背盟棄約。尚勞師旅。備禦西陲。亦賴方岳同心。簡練傑俊。助其防鎮。遐彼奔衝。數年以來。邊境甯謐。乃睿靈武。實惟雄藩。扼東牧之咽喉。控北門之管鍵。軍懸寇邇。地遠勢孤。雖無交切之虞。須建久安之策。朕屬慮於此。殆今累年。晨思廢餐。暮想忘寐。征兵益戍。則憚其勞師。移人實

邊又念其離土。朕欲令萬姓各遂所安。抑而使人。情有不忍。中懷結鬱。罔知所從。古人有言。主憂臣憤。今朕憂矣。將相牧守。得不與我同其慮哉。此乃忠臣盡規之時。勇士建功之日。苟宏良算。必有其人。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者。取其情願。重設賞科。仍須精選驍雄。薄閑武藝。便以本道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每道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過五十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便給資糧同發遣。如有戶貫在州者。蠲免本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當超資與官。至鎮便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方驍雄。俱到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杜戎醜窺伺之心。方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六

告謝元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祖考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德不嗣。靡所安甯。任重道悠。竟貽顛越。京闕生變。神人無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恥含憤。迨於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慙惕。幸賴烈祖遺澤。感深於人。人心攸歸。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宗廟之積慶。再復於鎬京。在臣愆尤。曷云有補。豈敢自蔽。以重於厥辜。頃以寇擊在郊。禮物未備。久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祇見闕宮。引慝請罪。謹以一元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蕕。嘉蔬醴齊。因時備物。虔奉嚴禋。尙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祖考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事失其中。姦魁乘釁。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乏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勵已誓心。期刷大恥。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兆人。澤深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禍。羣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續服。今祇率百辟。見於廟庭。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蕕。嘉薦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尙饗。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不祐俾之續承凶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庭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尙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之奠敬祭於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功於今是賴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願以眇身辱承大寶時則異於今古道甯閒於幽明雖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勤人勵己竊有所希迨茲八年理道猶昧沴氣鬱結降爲凶災邦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生靈夙夜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閒河流迅激舟楫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徒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代危嗷嗷烝人俟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於克誠庶答精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祇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乾居克勵如

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浸疹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久。厥罰常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畜才器。通明今古。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紛。所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慙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

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兇。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臥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雜霸道。紛淪千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愚。尙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稱尙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洞識韜略堪任將帥科

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以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卽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勳庸旣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耜耒。儒者兼達於韜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

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略。擇善而行。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乏主。禋祀曠時。感憤積中。憂愧形外。日月以冀。庶補前修。賴天地降休。祖宗儲慶。再新景命。祇復皇都。自秋涉冬。已遷於律候。因心致享。未展於孝思。而公卿上言。邀予以備物。都鄙興誦。諷予以勞人。禮將俟於他年。卜不先於近日。永懷感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違。其如至誠難抑。所宜參會羣彥。更擇近期。無或因循。以增不德。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惟霜露之感。實貽墜失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復舊京。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廟。展敬郊邱。迫以羣情。俟於獻歲。今滌牲撰吉。甫及近期。齋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良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實乖昭事之意。朕志先定期於必行。卽斷來表也。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所宜嚴奉。以達至誠。況今之所懷。又異常日。不克嗣守。馴致寇戎。淪陷國都。震驚園

寢幸憑元祐。再續鴻休。播越三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之誠。感愧積中。若墜泉谷。坐而待曙。跂及上春。庶乎天地靈祇。以歆精意。胡乃股肱卿士。尙執疑謀。出旣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之慕。何心自安。宜潔乃誠。以祇所奉。副予懇切。勿復類煩。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

三省來表。深體乃誠。明孝敬之大端。陳安危之上計。祇率嘉話。夫豈不懷。永言思之。固亦難抑。進退慙惕。罔知所裁。中宵求衣。當饋忘食。且聿修祀事。所貴專精。苟未至誠。則如勿祭。今近期甫及。當齊潔敬之心。而輿誦紛然。猶執異同之論。禮旣虧於嚴奉。事奚展於孝思。以義制心。勉依來請。重予不德。愧歎良深。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珍木呈祥。允符靈貺。顧惟不德。何以當之。朕聞人事聿修。天休乃答。今則凶渠尙在。戎役方殷。虐旱妨農。飛蝗害稼。諒咎徵之未弭。曷嘉瑞而復臻。所冀公卿大夫。交匡不逮。視茲稱述。益用懷慙。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嘗覽典謨。每嘉儉德。愛人惜費。是朕素懷。況大兵之餘。繼以荒饑。軍儲國計。資用皆空。凋戶疲甿。膏澤已竭。致人於此。過實在予。內懷憂慚。躬自損貶。今凶渠殘滅。粟麥豐成。皆祖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乎邦畿之內。餒殍尤多。役戍之徒。傷夷未復。孜孜訓戒。克己增修。猶懼辱守寶圖。罔答元祐。豈宜暇逸。以厚厥躬。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顧惟虛缺。非所宜然。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雨澤愆期。蟲蝗爲害。朕以銷災謝譴。莫大於修誠。節用愛人。必先於克己。顧慚愆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之憂。上以答昊穹之儆。至誠或感。嘉應遂臻。宿麥方成。元凶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覽表章。過爲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戒愼不忘。諒惟朕志。未喻來請。深體此懷。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七

制誥除授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於今賴之，肆予小子。獲纘不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於衷，義形於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晟著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凶，以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甯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於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教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徒兼中書令，仍賜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册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爲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予違。如旱

爲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己宏物。體方用圓。爲邦必表其理能。及雷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體和。而臨事有立。持重能斷。端慤有恆。累更委任。多所宏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靡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並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期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是用匡。伊萬姓不甯。爾是用弋。欽哉。慎乃有位。罔繆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輔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爲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荐興。賦煩人散。匡弼寡昧。屬於才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副大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魏國公張延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外。所至有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茲和。以定衆。去若始至。久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之化。佐子綏兆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績。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緇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平章事。

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與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彝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部落等使。仍充朔方邠甯振武等道奉天永平軍行營節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叶於輿運。爲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羣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威。董制師律。深居籌畫。姦慝寢謀。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蔑恩。養寇資亂。再羅艱阻。播越巴梁。時乃并轡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愛國滅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大節以誓羣帥。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摧凶靡抗。軍臨近甸。下邑如歸。推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闢氛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變之讓。能耿弇之殄寇。總是二美。瑊其有焉。足以銘勳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之賦。祇膺時命。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寅亮天工。宏宣理本。俾予從父。時乃輔臣。扈蹕載驅。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彝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翰。嚴重不撓。貞方自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隱。事必有恆。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沖用無竭。貞規

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鸞車載駕。薄狩於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霽勵匪躬之節。交修不逮。庶績其凝。俾承命於掖垣。仍參掌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駁是非。不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於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甯。執其要而百工式敘。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動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擇。清通不流。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閒。滋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金魚袋。其有散官封賜。並如故。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況茂勳有舊。崇德日新。翼戴勳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略。敦獎之道。時惟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

鄆州刺史隴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適用。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乘秋備塞。克著威聲。累歲專城。載揚理行。閒者心懷險阻。誠義鬱壘。旋能歸款。上聞期於率德自効。忠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宋服。填壓浚郊。嶷如長城。作固東土。嘉乃率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衮司。載董戎翰。元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勳。俾爾兼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我有命。意其在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遇。多處繁重。一心奉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理。尚廉平。事皆釐飭。姦盜衰息。禮義興行。惠茲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遏寇讐。納餽糧以修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必應期。謀無愆素。濟於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參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南國之風猷。瞻中都之廩實。予則有望。爾其懋哉。繼於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宏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汧國

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敘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勵修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處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留中久之。重難其請。式光撝抑。俾尹宮坊。可太子左庶子勳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制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惟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參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疹深。亦既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繆。披誠自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閑。俾遂頤養。可太子右庶子勳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制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蓋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我於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擢處台衡。荏苒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疾有加。宜徙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子賓客勳賜如故。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八

制誥除授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閒者淮甸不甯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又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懿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恆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莅之郡謫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沈謀宜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

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宏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東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集大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於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流。長慶深祚。遠歷數有嗣。續於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己。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賞失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凶慝熾禍。干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郡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凶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旻。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子之非辜。爲人父母。甯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誠於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甯。江漢上游。建領制寇。亘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諾。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己之慾。無拂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卑躬降志。以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

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駭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閒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脅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跡既盈。醜踪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凶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慝。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甯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於北土。隱若長城。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甯振武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

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宏濟艱難。懋昭勳閔。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陽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汚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凶。甯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甯。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警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凶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仰成。時乃不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

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傾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宋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毫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閭寄。殿於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殪羣凶於宛邱。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勳。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變贊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毫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毫穎等州管內諸軍兵馬都統。散官勳封如故。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九

制誥除授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宏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况密邇寇虞。干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勳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侯渾瑊。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坰。信於兇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於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爲理敦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淄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闕。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

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聞。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彊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於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勳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造於多難。仗義率衆。臨危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凶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攘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泊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勳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

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痾是嬰臥護邊軍已淹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充振武綏銀鄯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蕃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兼鄯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鄯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乂勤卹於黎元多難洊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於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乂江甸永孚於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澄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旣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皋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不德。閒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開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首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凶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皋。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斬董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乂江漢。並著節於國。存功於人。跡効炳然。僉議攸屬。雖愨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答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皋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尙多。思欲均厚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於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宏濟。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金

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爲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旣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泄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尙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尙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尙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爲崎嶇險艱勳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瘡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鎮以爲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寧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尙天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準式

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凶威陷於寇境。義不受污。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回。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云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字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於艱危。昭升令聞。茂建勳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聳。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邱之難。攘彼凶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台。宜賜眞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勳。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續。光於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不構。敬慎厥德。永孚於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唐陸宣公制誥續集卷十

制誥 鐵券慰問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於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與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疾廢養孤嫠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羸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羸官驍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駁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於

鼎彝族列於藩籬。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懋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輿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在戎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勳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和好。集蕃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於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凶。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勳閔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熟。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宏禮讓之風保合太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卽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卻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尙覽鏢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尙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

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悛。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卽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卻回。卽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勅尙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卻來。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

故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於皇天后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懷。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卻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旣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竚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尙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卽稱和好。及觀事跡。唯務侵凌。矛盾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卽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卽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準擬。但緣誓約本重。朕

意不欲先達。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尙結贊第三書

勅尙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宏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尙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旣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彊弱寧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閒。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

歲。邈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卽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矚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國學基
本叢書
陸宣公奏議一冊

(97384.2)

本書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陸

贊

發行人

王

長沙
雲南
正路

五

印刷所

商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

各埠
印書館

F三三三六

平



中華民國玖拾陸年壹月
玖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3121468



籍